

本土文本

立夏

(小说)

□钱墨痕



绘图 瞿溢

好在过了上班高峰期,地铁倒也 不挤,周傲想看到第几站了,往通知屏走了两步,就是那时他眼前黑了一下,像杯子里的水,震荡了一圈,他一个踉跄,倒在了那个男人身上。是个挺强壮的人,穿着海军蓝的牛仔外套,右手刷着手机,左胳膊一撑就把周傲撑住了。周傲把眯着的眼睛睁开,恍恍惚惚就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口罩,然后才是牛仔衣大哥。他笑了一下想表示一下善意,但男人看见口罩上面露出一双笑咪咪的眼睛,吓得一下把手收了回去。男人后面坐着一个出来买菜的大妈,面前的大口袋装满了早上的收获。她站起来,用下巴向周傲示意了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就往门口走了。周傲没有推辞的机会,索性坐了上去。

“你是九点出的门,步行到A地铁站,大概九点二十上的地铁三号线,在B、E、G、O这几站下车上厕所。其间你全程戴着口罩,中间你撞上了穿海军蓝外套的男人,对吧?”民警在写下的记录里做了几个着重符号。

“对,没错。”周傲点了点头。“那你还记得是几点以及要到哪个站的时候撞上的吗?”这个问题对周傲来说有些难,他不记得了。

“再之后你就见到了你母亲?”民警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然后把笔放了下来。

快中午的时候,周傲才见到母亲,母亲保温杯里装着熬的粥,粥已经没那么烫了。周傲坐下就睡着了,大妈给他让座的时候他本来

没想坐,周傲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让过座。但也没不好意思多久,一坐下他就感到累了,眼皮很重,浑身都很重。他只想小眯一会儿,可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三站了,他赶忙再下地铁去换乘公交车。公交车班次没有地铁这么多,因为疫情改成了半小时一班,但好在有座位。这下周傲不敢再睡了,强撑着睁眼直到与母亲碰头。

母亲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一个小时她除了发呆想事情没法干别的什么,其实她在挂掉电话时,在熬粥那儿就开始想了。老二跟老大不一样,老二从小就不爱说话,什么都闷在心里,不像老大开心生气都摆在脸上。母亲很多时候不知道周傲心里想的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她只是执拗地觉得做到公平就好了,老大有有的,老二一定也要有。周傲跟老大不同,周傲其实是有希望上一个好大学。五年前高二,周傲已经开始懂事,开始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去争取一些东西。可是也正是那年他爸走了,母亲知道这件事对自己的打击有多大,所以她更难估量失去了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暑假过去之后周傲的心思就不在学习上,高三结束的时候,高考都没有参加就直接去了大考。录取通知书是母亲拿回来的,她现在还记得周傲那天的反应,他看,看了小一分钟,然后笑了出来。十七岁是一个男孩最需要父亲的年龄,需要父亲告诉他怎样做一个男人。母亲有时候会恨自己,恨自己没法把父亲的

那部分责任也一起承担了,她努力了但她做不到。如果父亲还在,今天会不会仍然这样? 母亲不敢去想这些,她知道未来就是与过去完全斩断联系,但人一旦活到某个岁数就不会再想要未来了,母亲愈发理解这句话了。

周傲还没下公交就看见了远远挥着手的母亲,他向母亲点了点头,等走近了母亲才认出周傲。她把手放到周傲额头上碰了一下然后拿开,之后就没有更多的话了,两个人并肩向一条马路外的另一个公交站走去,他们要在那儿坐车去医院。周傲记得他最后对母亲说的话,想到他就觉得愧疚,他想要告诉母亲他其实不是这么想的,或者道个歉什么的,但他又说不出口。他做不到像哥哥那样,每次过年拿长辈的红包说几句嘴甜的话就过去了,他总是不知道怎样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周傲从小一直以为大哥那种从小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长大后跟父母疏远,他们总会有不断的麻烦,麻烦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亡,而且麻烦永远没法跟亲在一起生活。可想不到真正和父母疏远的却是他,而且没什么原因,说不上什么怨恨父母或者父母对他不好的,疏远就是疏远了。他也会和父母打电话,但是总是不知道说什么,每次都和向上司汇报工作一样,得先把要说的打个草稿。更何况母亲也不是能言善道的人。更早的时候周傲不记得了,周傲只记得给父亲守灵的那夜,母亲跟父亲说了一夜的话,仿

佛把后半生的话在那夜都说尽了。大哥跪在那儿哭了一夜,周傲也挺难过的,他参加过别人的葬礼,大多数人火化之前都有体面的遗体,父亲被烧得面目全非,怎么化妆都没法补救。看到水晶棺里的脸,他就能想到父亲临死前一秒遭受的几百几千度的高温。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她只是跪在那里诉说,周傲也就在边上陪着母亲。大哥没成家之前,所有人都住在一起,大哥性格有些不依不饶,母亲总怕说错过,开口的欲望在这两年是越来越少了。而且也就是这两年,母亲总是把感情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不展示也不外露。周傲有几次也试过,试过跟母亲说一些心里话,但他总觉得难以得到回应。其实他还有很多话没跟母亲说过,大哥大嫂脾气都不好,母亲以后跟他们生活是不可能的。自己很早就下定决心要赚一大笔钱,买个大房子,偏一点没关系,但一定要把母亲接过来,自己能照顾到。这些母亲应该不知道,周傲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他也不知道愿望还会不会实现。他想到就有些沮丧,低下了头。

周儿,妈今天早上不是那个意思。看周傲低头,母亲以为他又不舒服,把一见面就想说的话赶忙说了出来。听到这话周傲一下没忍住,两滴眼泪掉了下来,他不敢把头抬起来让母亲发现,旁边母亲在小声嘀咕,妈不是怕死,妈怎么可能怕死,要不是有你哥弟俩,五年前我就跟你爸去了,我也是担心才问的,你别怪妈啊。(三)

在“耕读居”论国学

(散文)

□汪益民

酷暑,疫情阴影的笼罩,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即便是笔友聚会,也会显得越来越空洞乏味。当世事巨变,价值观空前撕裂,文人们见面,也还是要选择无关紧要的公约数作为安全的前提。

但也有让人开怀尽兴的时候。七夕节下午,如东作协一行人走进耕茶古镇采风,建筑优美,景色宜人,左右又多莫逆之交,大家的兴致被提振起来。笔友们在街西头入口处品尝了一柱楼烧饼,寻着酒香的巷子,拐进南边一家酒坊。微醺中出得店门,向街东头走,于“耕读居”中落座,喝茶,纳凉,聊天。当此良辰美景,不打开封存已久的话匣子,反而是难事。

从“耕读居”三字说起。“耕读居”是国家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旧居。镇上先贤达人的资料汇集于此,供游人参观。“耕读居”三个字的冠名,比较恰当。如果将人文荟萃的耕茶老街千百年来读书人的书房居室取一个最有共性和共情的名字,还是此三字最具代表性。“耕”者,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躬身田亩,自给自足,受农耕文明庇佑也。而此时,我们也在耕读居中的书房,想象着千百年来读书人的知识结构 with 知识读本,“读”者,明事达理,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也。历史上,中国有理想的学子,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但在两个小小的时间段,他们可能也出现了微小的阅读结构上的变化:一是鸦片战争之后,古镇的读书人,一定也接触到德先生、赛先生,一定也翻阅到《原富》《群已权界论》,一定读到胡适、鲁迅、蔡元培……还有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际,学子们的案头会更多地出现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比较陌生的名字……

座中耕茶人氏李先生,耿介博

学,以机智敢言称于文友间,多有真知灼见。他说:“国学发展至今,已不宜大力倡导,国学热应当有所降温。”

李先生的话,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致,有赞成,有反对,诸友围绕国学话题,展开讨论。

笔者想起一件往事。《如东日报》不久前对文学、文化版进行改版时,出于细分的考虑,推出一个专版,命名为“国学”。当时,编辑经过认真思量,“国学”这个名称,的确容易引起误读。因为,语言有中外之分,世界上的学问,却只有一样。如果存在着中国学,那就一定没有美国学、埃及学、意大利学……难道会有着中国真理、印度真理、西方真理之分么? 文明求同,文化求异,这么看,国学如果存在,只是非常狭义定义,那是儒学、中国化佛教(禅宗)、道教的中国文化的统称。除了老子留下的少量文字以外,国学传统的主体性与西方哲科思维是不同的,大体上是实用主义的东方思想,崇尚眼见为实、学以致用。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过去了百年,对于国学的思考,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有着深入的思考和切身的体会。时至今日,国学的边界与涵义比起当时,又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在梁启超、胡适、严复、章士钊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还是要退回到他们之后?

为此,如果冠名以“新国学”是否更为恰当? 编辑们经过商量,决定仍沿用“国学”之名。现代人说国学,它的内容,当然就是新国学。并且,只要编辑者心中明白,名字并不那么重要,按照三句义的说法:“佛说国学,即非国学,是名国学。”如果在国学的版面说,讨论黑格尔与亚当斯,当然也是国学的。

续水,品茗。“耕读居”中,有金骏眉之色,也有碧螺春之香。说起诞生国学的泱泱农耕文明,诗友们进行了回望与梳理。

中国农耕文化曾经是世界上

最强盛的优秀文化。以至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极为自我满足。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国后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其叔父公子成不予配合而说的一段肺腑之言:“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也,远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袭远之服,变古之道,逆之,愿王孰图之也!”

尽管自大,中原本土的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也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之中,加固成型成为传统。一些对外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公元65至70年代,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来到东南亚,其中巴多罗买可能进入了中国;梁朝中期,达摩自广州入境,一路向北,从宫廷到民间,寻找、捕捉传法良机;贞观九年,叙利亚宣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他的运气真的好,本来敬奉道家的唐太宗,不仅对他大加礼遇,还下了诏书:“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对他这样的异邦宣教士大开方便之门,使基督教的一支成功进了当时的东方第一大都市长安,名曰景教。而此时,大翻译家、外交家、思想家玄奘未经“签证”,私自出关,经历十多个国家已经到达印度,正在那兰陀寺学法,并与当地佛学界打得火热,中国才俊,以丰厚学养,雄辩口才,折服印度朝野……

玄奘西行只是到了印度,在当时算是伟大的文化地理的发现,影响惊天动地。而实际上,如果有可能,有人再向西,经土耳其可达希腊群岛、罗马,那又会有不同凡响的收获。因为高尔吉亚在比龙树早600年左右就论证了“空性”,并指出了真理的离言,语言的遍计所执性:“无物存在,即便存在,无法感知,即便感知,无法言说。”

由此看来,西天取经,那兰陀寺不应该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的终点。从长远看,这个西天的概念,应该穿越人类所有文明。

我们本来有这样的能力发现

并穿越人类所有文明。郑和的船队,其规模其精良不知要胜过哥伦布多少倍。不过,最终我们放弃了远航,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姿势,回到了公子成那种大国文化心态中去了,这样的自大心态,一直维持清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天朝大国的主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变成了被动接受。

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曾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地理大发现,是被枪炮打开的,但这样的大发现,更是文化与精神价值上的大发现。

有哪些发现呢?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立足国学,我们就不仅有得说,还有得做。是否可以大大拓展国学的边界?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得真好,我们从现代性的眼光看,三人者,中国思想,印度佛学,西方哲学也。推而广之,三人者,人类一切先进文化,及其文明成果也……

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说知性为自然立法,通古今中外之变,为知识划界,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往圣者,不仅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斯韦柏……

沉溺屋内座上珠玑,不觉堂前日色已昏,华灯已上。七夕之夜,耕茶老街观灯纳凉者摩肩接踵。晚饭后,我们随游客来到运河边看桥。人流拥挤,灯火逶迤。站到大桥上,河面上喷云吐雾,人似驭风而立,天空星汉灿烂,脚下河水流光溢彩,我们一众先生女士,既像牛郎织女,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既像在现实之中,又像沉醉于梦幻;像是在一首骊歌里,又像是在一篇未完稿的现代小说里。不禁感慨:我们建设老街,不是将其置于无限留恋的回望之中,老街在哪里呢? 故乡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行进的路上,在前方无限广阔的未来。



江海新韵

九月寓言

(组诗)

□钱雪冰

不眠的夜
天地静谧 月光飞檐走壁
这群美丽的贼
该把多少滚烫的教训
运抵今夜
为两杯戴着口罩的茶
源源不断 加温

伤心的原因
说来奇怪
在日历里爱上一个月份
只是因为这个月份
所在的国家
不忍看着我流泪 便不声

不响

下起了雨
很快使我遗忘
伤心的真正原因

幸福所在
闪电没有留下来吃顿饭
它把雨水带去了别处
隐隐约约的雷声告诉我们
那个幸福所在
就在九月隔壁

醒来
醒来后
打开电脑
输入自己的名字和密码
美好的生活
从未中断

做一个好人
我有足够耐心
做一个好人
帮助另一颗疲惫的心
一口一口 吹灭
满天的星光

拦路的石头
那块拦路的石头
真想一脚
踢死它
石头不怕死
我的脚
怕疼
我的脚
侧身绕道而去
我的脚 边走边嘀咕
暂且饶他死吧
让它替我抵挡一阵
正步步逼近的奥密克戎

一幅画
擦 不停地擦
隔着玻璃
窗外的世界与窗内的世界
一般温暖
住在眼睛里的积雪
在20摄氏度的房间内
没有丝毫融化的迹象
这是一幅画
只要打开窗
就能推出去
或者 拉进来

挖
我的铲伸向口袋
开始挖
先挖出几颗花生
又挖出两块饼干
再挖出一把糖
还有什么呢
一个嫩芽般翠绿的声音
满怀好奇
你必须闭上眼睛
我这一铲下去
将挖出一个盛大的秋天
你只要踮起小小的脚尖
就可以够得着

等待天亮
我等待天亮
等待的过程像分娩的过程
一样漫长
此刻 我感觉自己
就是那个即将成为母亲的
女人

疼痛的潮水 一次又一次
被幸福的堤岸 击退
天快亮了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是给母亲注射的一针
最甜蜜的催眠剂

我认识的人不多
我认识的人不多
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告诉我
如何使自己的影子
和心事
发光

街心花园的雕像
一只脚单立
双臂高举 目视远方
身体微微倾斜
像一只鸟 等待风起
身边的鸟 一只一只飞走
你仍然保持着起飞的
姿势
等待风起
终于起风了
你摇晃了一下身躯
一只鸟 把你的肩膀
当作停机坪 正缓缓降落

故乡
扒一口饭
故乡是米
喝两口汤
故乡是水
抹一抹油光光的嘴
故乡是黄金遍地的油菜花
其实故乡什么都不是
它只是伫立窗口
与黄昏一起老去的 一段
旧时光

发现
呵呵
灯亮了
呵呵
我们的身影
才有了人的模样

心事发芽
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夜干干脆披衣下床
夜点亮一盏灯
夜又点亮一盏灯
九月的星空下
一盏灯看见另一盏灯
失眠的心事
正悄悄绽放
悄悄发芽
秋夜
夜像猛犬一样
狂吠
所有的灯一齐探身窗外
这是子夜时分
一树桃花 又一树桃花
依偎于檐下
发出明亮的 鼾声

你不停地地说
你不停地地说
一条大河从你嘴边流走
另一条大河又张牙舞爪

而来

我是一个听众
我有足够耐心
等待
你始终没有提及的鱼
自己跃出水面

镜子里
镜子里
出现
多年以后
一张我的脸
那张脸
阴郁 忧伤 衰老
恰似门外
人们大肆砍伐
大肆鞭撻的
世界